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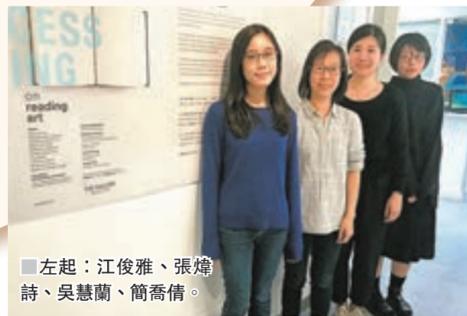
香港躍升全球第三大藝術市場 邊緣藝術家窄縫中求存之法

踏入3月藝術月，又是各大畫廊及大型藝術展忙起來的時候。近年國外名牌畫廊、國際大型藝博會相繼進駐香港，令香港這個「文化沙漠」突然變成藝術重地，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市場。但有不少人批評這些變化只是側重於藝術圈最上流的名畫家、收藏家，對於本地和基層的藝術家幫助不大。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Affordable Art Fair總監Stephanie Kelly、香港藝術學院老師張煒詩及三位畢業1至2年的年輕畫家簡喬倩、江俊雅及吳慧蘭，了解她們如何在窄縫中以另類方式生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Affordable Art Fair出售價格便宜的藝術品。



左起：江俊雅、張煒詩、吳慧蘭、簡喬倩。

與售賣平價藝術品的藝博會不同，顧名思義，始於倫敦的Affordable Art Fair旨在讓參觀者在輕鬆有趣、價格較相宜的情況下欣賞及購買藝術品，亦提供一個門檻較低的平台讓年輕藝術家有機會在藝博會展出。Affordable Art Fair於2013起正式進駐香港，去年錄得3萬進場人次。今年，它們還向年輕及事業剛起飛藝術家收集問卷，讓他們有機會為自己的處境發聲。

根據該統計結果，年輕藝術家通常身兼數藝，同時掌握繪畫、多媒體及裝置藝術技巧，但對造詣要求之高卻沒能反映在他們的回報上。香港只有3成人是全職畫家，近6成半人每年靠藝術賺到的錢少於5萬港元。此外，只有約5成到Affordable Art Fair的觀眾有買過藝術品，對比新加坡6成半、紐約8成及倫敦9成，反映香港藝術交易再頻繁，也只是圍繞少數上流收藏家，並沒有達至普及化，平民百姓都沒有購買藝術品的經驗。此外，缺乏買家、缺乏畫廊代表、缺乏金錢應付租用創作空間開支等都是這群藝術家面對的共同難題。



Affordable Art Fair去年吸引三萬人進場。

「PROCESSING: on Reading Art」展覽的作品都是明碼實價。



創不同對策互助

是次展覽的作品都是明碼實價，可供出售。除了舉辦校友展外，老師張煒詩也有其他方法幫助年輕藝術家，其中包括舉辦超小型版本的Affordable Art Fair。「去年臨近聖誕時，我們舉辦了一場小規模的Affordable Art Fair。過萬元的藝術品一般人的確不能負擔，但幾百、幾千的還可以，所以去年真的有不少人買，收益相當不錯。而且我們也很有策略地在聖誕前舉辦，正好可以作為聖誕禮物，小型的陶瓷特別多人買。」除了收益外，張煒詩也提到這種展銷會的功用。「藝術教育一部分其實包括培養觀眾，這種場合正好可以潛移默化地讓普通觀眾學懂欣賞藝術，真正健康的藝術發展應該是由最底層開始，普羅大眾也能支持新晉藝術家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銷售場合也讓他們可以試水溫，看看自己哪些作品較受觀眾歡迎。」

此外，張煒詩也將自己位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的工作室「一室二用」，後面用作正常的創作，前面則改為小型Unit Gallery，展示自己或學生的作品，在4月還將舉辦「Beyond 1 kilo」陶藝展。「有時學生、畢業生的作品其實很優秀，但苦無展出場地，所以我就索性把自己的工作室用作展覽場地。」張煒詩如是說。

在租金高昂，展出場地難覓，缺乏足夠本地藝術觀眾的香港，師生、藝術家之間不問報酬的互助，加上小字宙迸發下的各種奇招，或許這就是本地藝術家的生存之道。



今年Affordable Art Fair將設立流動創作教室。

入門級藝博會

作為一個門檻較低的另類藝博會，Affordable Art Fair擔起了支援年輕藝術家的作用。Stephanie Kelly說：「過去5年，近50位畫家參加了我們的Young Talent Hong Kong計劃，得到更多展出機會。Young Talent Hong Kong計劃不是畢業生展，很多藝術家也反映其實畢業後那幾年的發展比在學校更艱難，因為在學時至少可以得到老師幫助，但畢業後卻只能自食其力，這個計劃可以彌補相關不足。」

Kelly又認為藝博會更適合新一代藝術家：「隨著新媒體藝術潮流興起，這些互動性高的藝術品不同於傳統畫廊作品，更適合在藝博會展示。此外，不是很多香港人敢走進畫廊，反而比較多人去藝博會，因此Affordable Art Fair是一個培養本地藝術觀眾群的好機會。」

另一邊廂，香港藝術中心的老師張煒詩也為一群香港藝術學院畢業生策劃了一場由即日起至3月30日的「PROCESSING: on Reading Art」校友展，於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展出，展覽着重於作品背後的生成過程及藝術家的創作意念，因此在展出他們的作品時，配以一本有關他們的創作的「書本」，希望觀眾看到作品背後的故事。



《山又山》

別開生面的校友展

張煒詩舉辦校友展的出發點和Young Talent Hong Kong計劃有異曲同工之處。「在職學生尚有畢業生展，但畢業了幾年的校友可能連展出場地也欠奉。加上香港這個藝術生態想單靠藝術謀生是很困難的，很多人畢業後都有藝術以外的正職。於是我們就想到舉辦校友展，繼續支持他們從事藝術工作，喚起他們繼續創作的熱誠，希望他們不要放棄。」

是次校友展張煒詩根據作品質素邀請了共10位校友。其中三位參展校友簡喬倩、江俊雅及吳慧蘭都是剛畢業了一兩年的校友。藝術創作於她們來說，由學生年代可以專心一意投入的工作，變成了正職以外的業餘工作。事實上，三位年輕畫家都有一定實力，但是昂貴的工作室租金、有限的展出機會、買家的缺乏，都成為了她們藝術路上的障礙，似乎國外名牌畫廊、國際大型藝博會相繼進駐香港並沒有扭轉「基層邊緣藝術家」的生存環境。另外，從她們的作品可見，她們的創作題材大多圍繞本地日常生活或社會時事，一方面這是因為香港的藝術培訓讓年輕藝術家有能力很快捕捉社會的大小二事，而日常生活或社會時事也是時下不少年輕人關心的事情，但另一方面這也是現實條件限制下所造成：由於正職在身，藝術家們沒有太多時間進行額外的資料搜

集，所以只好把平時上班、吃飯時所觀察的身邊事當成資料搜集一部分，並將之用在藝術創作。

簡喬倩是次展出的作品《山又山》圍繞的正是困擾不少香港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問題。她閱讀了大量精神疾病相關的香港新聞，並根據自身的精神狀態，創作了相關作品。提到創作意念，她指：「苦難像一座高山，不能跨越，不能觸及。而起伏不定的山巒，也像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壓力，可能某部分也來自在香港從事藝術創作的壓抑。「Studio交租就是很大的經濟壓力，因為不是全職創作，租金都是自己額外補貼。」提到售賣自己作品幫補的可能，她指：「也曾試過賣出作品，但不足夠用來持續交租，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什麼時候能賣出，賣出作品只能當是bonus。」

江俊雅一系列帶超現實主義色彩的作品則描述了自然於都市裡憂鬱、荒誕及靜止的狀態，例如作品《Window Shopping》正是將一盆花放於窗內，諷刺大自然於都市中甚至可以被買起來，頗有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味道。她坦言，近年外國畫廊進駐香港對她藝術發展上沒有太大幫助：「能在那些畫廊展出的都是大師，我們沒機會去那些地方展出，唯一好處是我們多了機會去看那些大師的作品。」畢業後她努力將放工後去工作室當成一



《Window Shopping》

種習慣。「即使不是去落手落腳創作，也會去工作室進行藝術相關的活動。」畢業後她也曾拿獎學金到芬蘭、西班牙參加駐地藝術家計劃，發現香港畫家的實力不比外國畫家遜色，且較能在作品中反映社會當下，不過她發現香港畫家較少接觸繪畫以外其他文化圈子內的人，而外國的畫家很多也與文化圈子中的作家、音樂家等相熟，因此較能組織文化圈的力量，值得本地畫家反思。

吳慧蘭的作品《Fragment》由四塊獨立擺放的磚塊組成，主題圍繞建築、人、身份、記憶，四塊外形相似、重複的磚塊具備現代Warhol式趣味性，而據她創作小書的介紹則是受布希亞擬像理論(simulacra)啟發。她說：「近年有很多市區重建的工程，我參考這些被推倒的舊唐樓的結構，憑個人記憶，重塑這些磚頭。為什麼不直接把被推倒的舊樓的磚頭搬來展示呢？因為我想思考人的記憶是否真的能保存失去了、不再存在的事物。」



《Fragment》

「PROCESSING: on Reading Art」配以作品背後故事的小書。



Affordable Art Fair總監Stephanie Kelly。資料圖片

記者手記：

香港近年成為了一個高度商業化的藝術市場，但藝術的推廣和普及卻遲遲趕不上藝術交易的頻繁。一部分這也是現實條件限制，因為租金昂貴，畫廊為了交租，只好代理知名度高的畫家，本地非一線藝術家想要進入畫廊，似乎是天方夜譚，因此造成藝術圈「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另外，大財團資助非牟利藝術機構營運的風氣也未成氣候，因此民間的展覽無論是在宣傳上還是質素上都難以媲美大型的展覽。

但真正健康的藝術生態，其實應該由底做起。首先要有龐大的藝術愛好群眾，持久身體力行入場支持、或購買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在其他藝術發展蓬勃的地區，普通平民逛畫廊、逛藝博展其實是平常不過的事，但在香港卻成為了少數精英的假日活動。其次就是要有堅實的本地藝術市場。縱觀香港的藝術大環境，很多畫廊代表的都是內地或國外的畫家，而大型藝博會的本地畫廊也是佔少數。如何提升這兩方面的不足，是香港藝術發展必須正視的問題。